****三、叁先生****  
" |( z( d7 W; @6 b% H\* W  
屋子中充斥着沉默， 只有滴滴哒哒的秒针扭转， 雨总算是歇息，从乌云中透漏出半点光。  
李氿自然是高兴的， 不仅仅是天气，而是——有一个全裸少女正在任由自己摆布。  
雨下透了衣服，还蘸了些许血，自然是不能再穿的， 随着杨樰 “性致”“冲冲”地将衣服一股脑脱下， 赤裸裸的杨樰便好奇地拿着裙子来回比划。  
“叮！主管提醒您，请尽快完成任务。”煞衡仪的突然响起，给杨樰也是小小的惊吓。  
“呼~”她轻轻拍着胸脯，貌似被吓着些许。 ; L2 f/ k: {$ h. n  
现在杨樰的激素水平激增——结果就是心慌，杨樰的双眼有些迷离，莫名感觉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他人监视……欲火也瞬间被这冷水打湿。# U4 H9 f7 m8 c1 I- ~: i- P  
“叮咚~”门铃响起，门外却异常的寂，李氿仔细地辨识，门外，有一股异样的鬼气。  
杨樰也顾不得内衣了，找到一件全身式长裙，轻轻松松，往身上一套，把束腰系好 蹑手蹑脚从厨房拿上水果刀…… / W6 i5 ]- @% @2 ^5 d  
“叮咚！”“叮咚！”“叮咚叮咚叮咚叮咚！”门铃如同催命符一般，一直敲击着杨樰的耳膜。 杨樰忍着耳鸣，走到门前， 深呼吸，心底顶上一口气，猛的一拧开门把手，便是“嗖”的刀剑划破空气的摩擦声——门外什么“实体”也没有。 4 c! [3 m7 L. v! x" x0 E  
李氿鬼眼中所见的，是一个模糊而巨大的鬼， 刀身穿对方鬼躯而过，却没有对对方造成任何损失。$ q+ H& o. X7 \_  
“你好啊，破镜的小朋友。”对方如同刻划玻璃的尖锐鬼声，深深的震颤这李氿的鬼体。 - Q( Z& ~  b, l4 X  
“把你自己的任务做好，不要去插手些没有用的东西。……啧啧，看你这残样，多半也是被那些蠹虫给坑了吧。 这样吧，姑且是我给你一个敬告，不要相信破镜任何人。 有的鬼仙只顾着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，做着假大空的安排，让你这样的鬼做着恶心的累活……啧啧……” 说罢便转身消失，带来阵阵阴风，释放出浓烈的鬼气。  
身为活死人的杨樰，此刻一遇到鬼气， 就像是蚊子遇到了血、飞蛾遇到了火， 顿时浑身酥软起来，依着墙便肆意地吮吸这未知的鬼气，脑中爆炸般的兴奋立即传导到李氿身上。  
李氿作为新手，对活死人的操控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 
任何想要试图远离这鬼气的尝试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 - }4 b# Z4 I0 B1 i  
这种怪奇的兴奋，让李氿立马想到了自己生前彩票中奖的喜悦， 即使才两三千，却高兴地蹦蹦高，天花板都差点留不住他。. U- X; i2 I9 `' |  
当然，李氿更陌生的，就是杨樰的身躯中， 莫名传来一种战栗式兴奋， 在一种崩溃边缘的疯狂中， 一朵灾厄之花，即将绽放它的异艳。  
一个失去本魂的躯壳对于鬼气的巨欲，就好比酗酒者的戒断反应， 自内而外地心痒逐渐支配了李氿， 又好似服下媚药，双手无论放在身体的哪里，都平添愉悦。 杨樰的欲躯，正裹挟李氿，沉入一个漩涡，建立一个新的链接。( A9 W) w" ]  c1 g# j\* \_& v: D  
❶“妈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认真工作，找个好老公，给你生个大胖孩子……”  
❷“妈，没事，我上大学好着呢，这是职业技术学院，我一定好好学，你看奖学金我都给你送过去了，不说了我还有课挂了昂……（挂掉电话，拨打新的号码） 喂，您好，王小姐，额今天一切正常，孩子也很安静……是是是，我就是死的也得给你的孙子保住……”  
❸“王小姐你这是太客气了，来我这还送什么东西……什么？你帮我带了份楼下超市的促销广告单？真是太谢谢您了，我正需要这个，准备去采购临期食品呢。”7 S3 v+ l. T  Y1 Y0 ?; ^) a  
❹“唉，临期的罐装木耳海鲜粥？看起来是明天就要过期了吧，但……太便宜了吧，买几个好了。 今天先吃一个，剩下的留着明天吧。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发票，不然就可以拍照纪念了。”0 e$ u( r1 V: q1 A0 |6 H\* a  
❺“我去，一不小心就放过期了，光想着孩子了，这都给忘了……丢了怪可惜的，要不热一热先试试变没变味？ 好像没变味，应该没问题，喝了吧。”  
❻“怎么突然肚子疼，喘不过气，呼……呼…… 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，呼，先下楼看看有没有出租车……呼……呼…… 可恶，大半夜也没几个车，根本没车……啊！好难受……前面是垃圾站，求救一下吧，救命，救……命……” 2 k( K, ?2 i5 `' Q# w/ Z/ A( ^  
一个个以第一人称经历、叙述的场景，在李氿眼前，如同幻灯片一般，准确而独特地展示了故事的一面。9 [- Y  \3 h. D( G  
根据已观测到的线索，此刻，李氿得出一个连他自己都不信的真相:——因为杨樰吃过期罐头，罐头中含米酵菌酸，中毒而死。% d: d" C  D5 @2 r  
“不对！”李氿突然给自己的思路打断，米酵菌酸需要过量摄入才会快速内脏衰竭中毒而死，即使加热粥也不会如此多的米酵菌酸。 而且罐头是有批次的，同一批次的罐头， 品质是基本相似的，如果罐头有问题，第一个就肯定出事了， 那更可能说明，杨樰吃的最后一个罐头，很可能被动了手脚…… 而且超市处理临期食品的地方，是在超市外没有监控的区域。  
毕竟临期食品也是有很高的变质概率，超市也不想冒风险，所以在外面，没有监控的地方， 找个人就去贱卖货物了，摆的跟地摊一样， 没出事，超市赚钱;出事了，超市划开界限，就说员工个人行为。 9 C+ g$ `, f1 ^) ^8 {( R! ]  
也就是说，查问题罐头的来源，难之又难。  
还没等李氿进一步思考， 肉体传来的感知，再一次让李氿把注意力放到了外界。  
当然，李氿一下子溜神，失控的杨樰身躯可就闯大祸了: 过量吸入的鬼气一时间躯体无法吸纳，便全方位压迫着杨樰的神经， 使每一寸肌肤都更加敏感，对兴奋的阈值也在下降…… 说人话，媚药起效了！  
同样的，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，杨樰把自己在身躯中，积蓄的感情与与怨念如同报复般地“奖励”自己， 从高耸的“双峰之战”到肆意的“雨林冒险”， 杨樰绝对是满足了自我，放飞了一切， 在自家门口，奏响了求偶之鸣。 当然，因为杨樰不久诞下一子，这刺激的“双峰之战”自然是——  
富士山上绮丽白，印尼火山挤中来。 无意躯行释欲事，情液一地荒唐开。  
李氿再一次看杨樰的身躯时候，早就运动的大汗淋漓，胸前的布料早被生硬的撕开， 只有一只手在肆意的揉捏， 将本应当给予小宝贝的乳汁，肆意地吮吸。- |$ D\* j+ D4 p; v4 F6 ?  
另一只手也并不闲适，将魔爪伸到了女性珍视三角区，对着敏感而温软的区域挑动。  
当然，这一次奇妙的魂躯交融，让杨樰的身躯，认可了李氿的统御地位， 李氿也即使让这迷乱的现场停了下来， 趁街坊邻居没来，赶忙操控着杨樰把门关上。  
李氿此刻就有些想开重卡的夜班司机， 打个瞌睡，在一醒，失控的重卡就出了幺蛾子，把路边新栽的小树苗全压了， 索性纠正及时没有出现什么大错。  
当然，李氿和杨樰契合后，李氿自然能感受到躯体的亲切感，以及发自内心的对躯体的珍爱。 即使杨樰在浴池里泡澡，李氿也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躯体， 偶尔小调戏一下，但不过火。  
“呼……总算是能安定一会了……”浴池外，披着浴巾的杨樰仔细地用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，在温暖而舒适的浴池中瘫软，对紧张的头脑也是有所舒缓。  
当然，在巨量的鬼气滋养过后，杨樰的身躯总有一种难以言述的轻盈感，似乎“一蹦三尺高“的成语，都是一种可能。  
李氿知识给杨樰简简单单换上内衣，便把睡衣套在身上，体现出一些慵懒而随性的气质。 - |- n, T1 L; F! E. \_4 G1 H) ~0 X  
“啪嚓”轻薄的高脚杯被小心翼翼地杨樰一爪子握碎。  
“不会吧……这是碎的第三个高脚杯了……”杨樰直愣愣地望着地上的玻璃碴子和散开而无序的水，心真如冰窖一般。\* a3 O( v9 ~/ S/ ?5 z1 \- W  
那用来吸水的拖把，结实的钢管柄都被压出握痕。李氿这下知道鬼气的增益了——让肉体获得超乎其体型的力量。\* \3 [8 G" I# Y5 z) D0 F, G  
李氿立马想起黑无常在实习期教导李氿的知识：“鬼气取代阴阳之气后，会对人躯有一定增益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巨力、高反应、肉体难以破坏等。吸取鬼气较少者，仅会表现出一项特征，为普特活死人。”, D. f: S# \_) V# V  
所以杨樰的增益，便是巨力，这巨力杨樰可与大力士不同，大力士是从小力气到大力气都能使得出来，而巨力，就相当是给原来的力气放大了五六倍。6 H/ a) P' A9 R$ ^3 X4 D  
就好比你本想简简单单打个老师，这一拍，估计老鼠就直接变成二维物体了。  
不过虽然经验贫乏，李氿还是在尽全力去操控杨樰，避免再一个杯子变成碎片。3 U. V! k4 [: {! J  c9 H  Z: |- q  
“Yes，终于！……”杨樰激动的都停止了造句，一个完好的高脚杯被杨樰举起，就像是华夏男足踢入世界杯半决赛一样激动。  
这对李氿来说，是一个绝佳开端的象征……“叮咚！”猝不及防就是一个门铃，“啪嚓！”玻璃的碎片一次在地面洒落，杨樰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门铃给下了一激灵，直接握碎了杯子，索性手无大碍。  
“来了…”杨樰边压着怒气，边稳步走到门前，“谁……”  
门缝一开，就冲入一个男子，他一看到杨樰这活死人样苍白的脸，边直接握着杨樰的脸颊，撬开了嘴，将手里的草药丸塞到杨樰嘴里。+ d7 M) i3 z5 u7 G8 V  
这药丸还真神奇，入口即化，杨樰甚至没法调动舌头将其顶出去。霎时间，猛烈的药草味溢满了杨樰的口腔。$ k) h% m& s- a: s3 t  
杨樰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，把自己往后撤，脱离了对方的掌握。“小杨，你没事吧，是我，你王叁思叔叔。”杨樰再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对方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满脸关切。  
“你是…？”李氿刻意让杨樰表现出疑问的神色，试图套对方的话。“哦，你肯定忘了，我的女儿是王雨琪，就是你代替生孩子的女孩……”“咳咳…你喂了我什么？”杨樰故作难受，还刻意表现出一些窒息感。  
“你别担心，外面解读药不好找，是我找城隍庙讨的解毒药，一弄到就给你喂上。”  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！”李氿虽然猜的差不多，但还是让杨樰表现得疑惑而偏激，甚至言语中都掺杂着忿意，试图诈出真相。  
“是这样的，唉，我的亲家，就是一直联系你的王小姐。( Q" w\* o/ f7 m0 \_# v- c  
她呢觉得你不守信誉，想要置你于死地，于是就悄悄把带毒的木耳罐掺在楼下超市的临期产品里，让你不明不白地食物中毒死亡。0 W( Q4 `/ {6 i4 |2 K1 c  
到时候你死了，死因也只能往罐头厂查，我们是无辜的。" B! D) J8 i: @! o9 r1 k  
唉，也是 ，亲家母也没商量，上手就下毒了，我一进门就看你脸色不对，还好给你喂上，多半就能好些。”王叁思拍着胸脯，一秃噜就把话全说出来了。$ c2 z& H, d7 A; U/ A% s  
“你这么说，就不怕我报警？”杨樰冷笑这说道。, p- ?6 }4 g! l3 i/ @3 C) D  
“你要是鱼死网破，亲家母也不是没说过后果，你自己干着办，你空口无凭，估计，不怎么有利，话我说到这里，别忘了我还救你一命，要怎么做，你自己干着办，告辞。”叁先生突然脸色冷下来，撂下句话就摔门而去。  
  
  
****第四章 你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****  
什么是雨，  
对于李氿来说，突然变得陌生起来，. [7 O7 v' ]9 I2 H. [" j$ j1 ^, @$ M  
似乎每一滴雨都夹杂着期独特的怨，拍打在玻璃上，产生独属于他们的哀嚎。 李氿此次解煞，解的就是杨樰身上的煞，  
尚且清官难办家务事，李氿这解煞使就更难办了。  
当然，刚才和王叁思的对话中，杨樰也获得了一个关键信息： 王小姐并不是王雨琪，是刘梧的妈。' w8 B5 d0 B$ F5 q4 s. [  
也多亏这次成功的套话，李氿也是成功避坑，获得了关键性信息。  
当然信息中也透漏出一个不祥的预兆：/ p' J1 E& ]" u/ \  
从人类社会的理论而言，  
杨樰又要钱，又把孩子放别人家，还要动不动看孩子，活脱脱是要让别人给自己养孩子。  
这代孕家庭也是刁蛮，  
儿媳妇不行，就去搞代孕，对方要求归还孩子就直接下毒，虽然叁先生意见不和，救了杨樰，但也是拒绝归还。  
这下可真是针尖对麦芒的较量了，如何解煞，成为了重中之重。( `( g  G" j. L  
李氿依稀记得黑无常主管说过的话，  
“打不过，就摇人！破镜就是你最大的依仗！”0 A1 `; I8 B) F0 g  
“要出门了……“8 D. O  ~% M8 o1 X  
杨樰有些腼腆，毕竟是李氿第一次给女孩打扮。”/ i' M0 `- I0 L4 o4 ^  
坐在梳妆镜前，  
总有一种拘谨，桌子上的瓶瓶罐罐，也不知道从何开始。  p1 t% Q, v1 ~, b  
也是生怕弄巧成拙，李氿便抛弃了这步骤。 去把肥大而舒适的睡衣褪下，6 e" l\* I  q# ^) ^. G1 L9 g7 k  
便是将干爽的纯棉白色短袖套在身上，让轻薄的黑色长裤压过短袖的衣摆，  
用视觉差构造出不错的身体视觉比例。1 C+ Z$ F2 T\* X2 ]2 G) J  
最后用梳子略微沾水，将略有毛躁的头发梳顺，  
穿上一双船袜，便蹬着帆布鞋来回行走，找一找走路的节奏与平衡的把握。2 y1 b2 f' Z8 D; ~  
保持着自然披散的发型，杨樰有些紧张地出了门。7 r# K7 `) \( B( L6 N$ V) L  
屋外的车水马龙似乎已经远离李氿足足一年，实际上也才7个小时，  
仅仅是下午三点钟，  
“出租车！”杨樰用力的挥舞着手臂，- X: F% j/ i, P. }7 B% u  
也总算是有一个热心司机载上了他。$ g0 R6 @4 g  Z/ D% r1 E9 Q  
“老妹，去哪儿~”这地道的方言李氿也是出乎意料地听懂些。  
“师傅，去城隍庙。”1 y) i6 H# T4 ?( L9 e  
“老妹系好安全带吭，准备，走！”0 Q# c8 y! Q0 K" U4 B- M  
这老师傅就是经验丰富，开车也是轻车熟路，; x- v( I; @& V. C. @( m  
不费多少时间，便到达了城隍庙。. ~9 O3 w" z2 t$ L. W' Z# A  H  
“谢谢师傅，钱不用找了……”5 n: @\* V9 \_2 D) |0 ]. t  
杨樰塞给司机一张百钞就开门而去了，奔跑中掺杂着焦急的呼吸。) r8 Z6 Y0 K\* n\* i  
“老妹儿，次还来坐我的车昂！我给你优惠！”: d! P& ]7 k" L; |+ r1 n  
一进入城隍庙，李氿便拿出自己工作的“赦令”解锁了员工通道，7 Z! A& c+ z6 ]0 e% X# `, f  
拾级而下，便是一开始那个熟悉的员工大厅，这也是李氿被那个恶女人唐雅狠狠坑的场所。# ^. A; Z2 Z" t6 M+ F  
也是巧合，唐雅今天不在班，不然今天必须得是：“活死人杨樰大闹城隍庙，贼奸商唐雅挨打面目非”  
当然，接待李氿的，  
是一位身材匀称的女士：  
“您好，李氿先生，您要办理的业务？”业务员非常熟练地验证好李氿的任务，  
将方才上交赦令双手递给李氿。9 E7 G/ q0 M\* v( f6 j  
“需要支援。”  
李氿也是直来直去，毫不含糊。% D5 K7 p  f2 I  
“我需要破镜的支持。”& |: B+ b& D\* D  
“有对任务中的‘煞’观测吗？”“给。”李氿刚递过去煞衡仪，对方的面色就沉了几分。  
“煞衡等级为中！怎么可能！  
你这样的新人理论上说解决不了的！  
范无救怎么回事？那边难道没有同步到煞衡仪的数据？”  
接待员也很是惊奇，双手敲击这电脑，用灵器向破镜发送信息。  
“诶？发不过去？真有意思……算了，这班我也不代了。”/ U$ [6 e. \7 H3 I) @# z; x# \_2 o  
这位女士头发一撩，就站起身，  
把椅子上的西服外套提起来，披在身上，  
一只手轻轻放在胸脯上，做一个优雅的鞠躬：  
“您好，请允许我这一次正式向您介绍我自己，  
我是破镜解煞使，世俗界特派第二组组长，何布归。请多关照。”' P& j" w% b2 @" u2 k: K  
“请多关照。”李氿有些紧张地也鞠了一躬，作为回礼。  
“…你这个案子确是有些棘手，杨樰在角度上直接就是所有人的对立面。  
任务估计完成了也解不了杨樰的煞，真是一个奇怪的任务重……”4 V" o  A) g3 Y# s: M  
何布归一边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，另一边用手轻托下巴，仔细分析着任务。  
“李氿，你觉得任务的破窗点是哪里？”她突然故意问到。  
“这……我也是没思路才来求助的…”李氿有些含糊，毕竟也是自己窘迫之处。! }7 t' ]3 P+ |  
“你这样想，”何布归轻柔而耐心地解释道，“你的身躯是杨樰对吧，那么任务一是什么？”2 A3 e" t# H9 H6 ?7 B) L  
“了解刘梧怨恨王雨琪的原因。”李氿一五一十答到。  
“言外之意，就是刘梧和王雨琪之间的矛盾已经到达怨恨的地步了，这就给你已知信息了。0 O) \/ ?- O\* ~/ C/ M  
那么直接了解二人矛盾的直接手段是什么？”2 t\* i1 A- |; D$ K4 |' h" o  
“看聊天记录等高概率第一手证明线索。”李氿准确背诵出实习期间所学。  t: r, n; ~/ c" m  
“对，找方法调出来就行。第二个任务就是断绝刘梧、杨樰和王雨琪三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对吧。”. f; W; w6 V: z/ A2 l  
“这我知道，但是目前我是直接联系不到他们的啊，- u# V) l& Z6 ~! @; o, e  
说的他们也听不进去，根本没法全拆啊。”李氿就像是做不出来高数的学生，对着老师抱怨题目。9 ^/ A! s2 a9 y& F) ^  
“这好说啊，你这么想，杨樰和其余两人断开关系的办法就是上法院控诉对吧。  
把把孩子要回来，且获得丰衣足食的工作，肯定是解煞关键。  
那么另外两人本身就现在矛盾，我建议先去撺掇王雨琪，让她跟刘梧翻脸，女人之间毕竟还是有的谈。  
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一目了然了。”1 e, t9 \_0 H  q1 }6 o5 L  
何布归面带微笑，为李氿解决了所有思维上的障碍，恍然大悟。" \& {3 \' N$ g  ~# ]  
李氿的解题思路瞬间通畅，方才感受到些门路。  
原来方法自在题中，  
被何布归一解释，  
方才呈现其本质。! p) k: P4 w0 j# c, P, c0 r; j  
“谢谢姐，这下我想透彻了……”  
“别急，我不仅是协助你，也得看好你，这个[煞等级：中]的任务能落你手里，本身也是一个隐患。  
理应给你找协助员的，但和地府断开连接了，没办法，我就亲自出场了。”1 q/ C/ a1 [( O3 O7 a6 e  
“不耽误您时间？”李氿知道，解煞使的协助员多半是世俗界的灵媒，  
以通灵之能，守四方之安，  
当然，毕竟人还是要食五谷的，所以很多人是在原本工作外，; ]7 f\* I& Y\* z\* C2 g7 Y  
兼职解煞使，所以有些时候还会耽误工作。  
“别担心，我老板是田沉檀，就是那个上市公司老总。也是咱这里的协助员。我给他请个假，他就懂了。”( x7 ]\* \9 g\* ^- f0 b$ t- M7 j  
  
当杨樰还在与“叁先生”进行语言上“亲切交流”的时刻，王雨琪还在自己的小卧室里抱着抱枕看剧： 当然不是正经剧 画面中，正是一对热恋中的少女。 # T' b' o\* z: w8 g& U; f& o  
“不，我们终有一天会分别！”  
“为什么？仅仅是因为我们俩[性别不和]么？”  
“我爱你，但我们终究不可能有结晶，你知道的，我们……” 5 }+ ~. ~# S1 i8 c  
“不，没有什能阻拦我们！无论山川、日月、星辰……”  }$ \_2 j0 [1 G- y  
不久，两位女士“坦诚相见、一丝不挂”，随后就是“二指为龙”，不断传出意乱情迷的乱语“不要，那里敏感……啊❤️”  
唰啦唰啦，卫生纸被王雨琪抽了一张又一张，都被廉价的泪水与奇奇怪怪的体液打湿，“太感人了！”- K: t1 ]! j5 P, p6 g6 V  
她一边抽着纸巾， 另一边手却情不自禁往下面递送。  
嘴里倒是嫌弃般的吐槽：‘家里人也真是的，非要给我找个男朋友，哼，我就是喜欢女的，怎么着了，嘿嘿，可爱的妹子……嘿嘿……”3 \7 H9 ]( K0 \_7 M0 {\* a  
沉迷在情欲的温柔乡时，时间总是流淌飞速。  
到达门外的杨樰也正在等待着何布归的指示。 “咱在别人行如此之事的时候敲门好吗？”\* o. s( [& q% N3 |  
“你刚才都查了对方的浏览器历史记录，知到王雨琪是同性恋，这种时候去突袭她不是正好？”  
何布归平静地在旁边念叨着，却说着恶魔般的危险言论。  
‘可……”杨樰犹豫着，对何布归的建议保持质疑。“emm……真的要这样吗？”( Q1 l+ O\* q0 J3 k9 D  
“叮咚！”何布归用敲响王雨琪的门铃来代替了回答。. \_+ p( v) k8 z( Q) W  
“谁啊？”王雨琪门内的语气有些慌张，似乎是在紧急处理现场。  
随着一阵翻箱倒柜般嘈杂的声音后，便开了一条门缝。 一看到来者是杨樰， 本来王雨琪就看不起杨樰这种代孕卖身的女孩子，更何况杨樰的到来还打断了她的“每日任务”雅兴，这可就气不打一处来。  
眼看着要摔门，杨樰是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 关键时刻，还是何布归眼疾手快，在后面直接退了杨樰一把， 杨樰一个踉跄，直接撞开了门，把猝不及防的王雨琪扑倒在地。  
杨樰一开始还有些无所适从， “快，用那个！别犹豫！”何布归在后面催促着， 杨樰也是下了狠心，对着王雨琪……吻了下去！  
这可正着了王雨琪的道， 两人口腔之间的交锋可是整场“战局”的开端，虽然杨樰凭着力大独占鳌头， 用舌头搅动着口腔，将自己口腔的气息传递给对方。 8 k( \_, K\* |' z\* N. ~\* f7 E  
李氿终究是李氿，母胎solo的他，自然是没有体验过对吻。/ y5 \_/ R# `' O( v9 l/ s8 F5 I  
毫无技巧可言，只有粗暴而直接的入侵。: C. K\* T% y. ]4 B' K  
反观王雨琪，虽然没有实战经验，但理论知识聊得， 凭借着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传统化劲， 一个左中搅，一个又边推，一个左刺舔。  
很快啊，杨樰这练死劲的就失去优势， 逐渐败下阵来，只能逐渐被对方的气息所沾染。  
“祝二位玩的愉快！”看这两位如胶如漆但纠缠，何布归轻轻把门带上，强忍着笑，留下了一句美好的祝福。& `3 \0 y\* k1 p% T! M0 h3 p  
屋外，静静的， 落着沙沙的雨，何布归半倚靠这腔，掏出一根烟， “啪”，随着打火机冒出的火星，烟草随着纸卷燃起。  
深呼吸，抽了满满一口，浓郁的烟草气息在口中氤氲。  
“呼……”长烟从口中吐出。  
她望向窗外，“雨还很长呢。”她看着如烟的场景，喃喃道。7 S  W1 m+ Y( E  
+ U  I: N2 z; E0 {